



FAGUO LIU WENHAO ZHUAN

法国六文豪传

[法] 左拉 著 郑克鲁 译



Chateaubriand
Stendhal
Honoré de Balzac
Victor Hugo
Charles A. Sainte-Beuve
Gustave Flaubert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法国六文豪传

FAGUO LIU WENHAO ZHUAN

[法] 左 拉 著 郑克鲁 译

Chateaubria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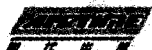
Stendhal

Honoré de Balzac

Victor Hugo

Charles A. Sainte-Beuve

Gustave Flaubert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法国六文豪传 / (法)左拉(Zola, E.)著;郑克鲁译.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1.7

ISBN 978-7-5396-3529-3

I. ①法… II. ①左… ②郑… III. ①作家-列传-法国
IV. ①K835.65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78237 号

出 版 人:朱寒冬

责任编辑:沈喜阳

装帧设计:张兆忻 许含章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 销 部:(0551)3533889

印 制:安徽星火印刷公司 (0551)5146875

开 本:700×1000 1/16 印张:13.5 字数:250 千字

版 次: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夏多布里昂.....1

司汤达.....25

巴尔扎克.....55

雨果.....97

圣伯夫.....125

福楼拜.....161



Chateaubriand

夏多布里昂



1

在政治激情的半睡眠状态得到的短暂休息中，文坛的庆祝活动有几天刚刚占据了整个法国。夏多布里昂的故乡圣马洛^①在一个小广场上给它光荣的儿子竖立了一座塑像，这座塑像正好面对作家于1768年9月4日出生的房子。这场庆祝活动将《基督教真谛》^②的作者崇高的形象重新置于人们的记忆里；这个形象仅仅经历了二十七年的流逝，就已经暗淡无光了。必须经过议会休假，论坛偃旗息鼓，各党派休战，圣马洛的庆祝活动才会这样在全国的四面八方引起回响。

这个城市等待了二十七年才清偿了它的欠债。必须说，夏多布里昂在他的灵床上只要求他的同乡给他一个坟墓，他的高傲所梦想的坟墓，要求一块墓石和一个花岗岩十字架，置于“大贝”岛的礁石顶上，面对大洋。他长眠在那里，长眠在他一生挨过的那种孤独烦恼中，有如按他的身材缝制的一件呢服。他把虚荣心扩展到禁止别人在碑石上刻上名字。他是岩礁本身，这块巨大的岩石向风暴挑战，永远是黑色的，在暴风雨中是胜利者。这具有壮美的效果，一个有着伟人感觉的头脑做出了这种盘算。因此，我设想，如果夏多布里昂能够被征求意见，他是会拒绝竖立塑像的。但是，圣马洛被虔敬和动人的情感所引导。而他的可怜的、小小的青铜像仿佛被“大贝”岛的巨大岩石压垮了，这座塑像的构想与死者梦想面对无限以获得不朽的豪迈态度相比是多么平庸啊！夏多布里昂曾经是一个出色的导演。也许人们本不该去触动他死前安排好的特殊荣誉。

糟糕的是，圣马洛并没有安放这样一座塑像的位置。必须了解这个条件严酷的城市，它似乎开凿在岩石中，夹在两堵悬崖之间。它安置在那里，仿佛在一道非常狭窄的裂缝深处，挂在海洋之上，海洋以永恒的波涛拍

① 圣马洛：专区首府，被中世纪的古城墙包围，“大贝”岛上有夏多布里昂的坟墓。

② 《基督教真谛》发表于1802年，除了收入一个短篇《勒内》（塑造了第一个“世纪病”的典型）和一个中篇《阿塔拉》（描写了异国情调和自然风光）以外，还提出了新的美学主张。

打着它,却没有损伤它。它地方很小,挤在厚壁中间,小巷纵横交错,一直通到围墙。它有三条岩石带,却没有一条散步的道路,没有一片相邻的、灰色的、封闭的田野,就像一座城堡那样。这是一座以骁勇闻名的战争城池,说到青铜铸件,它只给大炮以位置。因此,要涉及给夏多布里昂的塑像选择一个场地时,圣马洛人就十分尴尬了。人们不得不把它放在城市唯一的十字路口。最后使市政府下定决心的是,作家出生的那幢房子如今已被改造成旅馆,就撤在那里。七棵瘦弱的梧桐树封住塑像,旁边的房子压抑着它,以致它好似待在井底。再者,令人气恼的是,把它置于一左一右两个池塘中间,这是退休的小店主在万塞纳或者阿斯尼埃尔^①的别墅中让人挖掘的那种可笑的池塘。夏多布里昂有了这样的陪伴,看起来像一个摆锤,夹在两只绕金属丝的玻璃烛台中间。多么可怜巴巴的夏多布里昂啊!青铜塑像的作者艾美·米莱先生自然不得不凑合这个框架的比例。因此,他制作了一尊小型的夏多布里昂像,形象极其平庸,令人发笑。作家坐在一大块岩石上,一只肘子支在一册《基督教真谛》上,手托住额头;而另一只手拿着一支笔,仿佛准备写作。脸稍微转向天空。这是正在遐想和等待灵感到来的夏多布里昂。我承认,就我而言,我感到这个作品完全令人不快。我不能想象夏多布里昂不是站着的样子。他应该站着写作,这个文体的工匠,他的句子带着翅膀扇动幅度很大的声音凌空而起。再说,这个作家坐在岩石上,手中拿着笔,眼睛望着云彩,这是多么小市民气的创作啊,多么像行吟诗人的姿态啊!处在情歌的氛围中,这是不错的,可是在现实中,作家是以另一种方式写作的。我确实相信,把米莱先生的青铜像缩小了,放在有些多愁善感的老夫人的壁炉上,会获得青睐。啊!但愿这个大散文家处在“大贝”岛的尖端上,在自由的空气中,俯瞰着天际,保持骄傲和死亡的严峻线条,具有另一种洒脱!

官方的荣耀不可避免地具有一种庸俗的排场,尤其关系到向一个文坛王子致意。圣马洛市肯定所费不赀,给自己添了无穷的麻烦,才终于想象出组织一些庆祝活动,就郊区节日的范围来说形式有所不同。至少必须在夏多布里昂的塑像脚下,有一个我们的名人,一个杰出的作家,以法国文学界的名义向他致敬。在我看来,唯有维克多·雨果今日才有相应的资格同他面对面说话。但是,圣马洛的市政府根本没有想到邀请这位著名诗

^① 万塞纳和阿斯尼埃尔位于巴黎郊区。



人——他不该是个共和派,而且可能发表危险的言论。市政府只限于发出一些我可以称之为官方的邀请,因此,有三位院士:卡米尔·杜塞先生、卡罗先生和德·诺阿依先生受到邀请,他们的职责是代表法国文学界来到圣马洛。卡米尔·杜塞先生和卡罗先生现今是科学院办公室成员;德·诺阿依先生是继承夏多布里昂的席位的那个院士;至于保尔·费瓦尔^①先生,他像《勒内》的作者一样是布列塔尼人,当下他主持文学家协会:只因有这些称号,人们选择了这些先生,而不是别人。再说,并非是选择的,而是不得不接受。必须说的是,在这件事中,文学不是微不足道。卡米尔·杜塞先生拥有和蔼可亲的声誉,他的全部家当是几部作为诗歌爱好者写的喜剧,获得过令人敬重的成功。卡罗先生是一个思想正统的、有教养的哲学家,小型号的库赞^②,一个平淡的、甜蜜蜜的作家,他板板正正的格调获得了成功。德·诺阿依先生是一个公爵,如此而已。末了,保尔·费瓦尔先生是四个人中唯一真正的文学家,在三十年中日复一日地写作连载小说,却没有任何严肃风格的品质。要是国外有人以为这几位先生就是我们当代名人组成的神圣军团,我会感到遗憾。我断言,在这些侏儒旁边,我们有一些巨人。必须知道,在法国,伟人是受到怀疑的。在公共的庄严场合,权威人士要穿上制服参加,但从来不让给国家增光的伟大天才发表讲话。官方不起眼的角色讲话就足够了,他们当然属于庆祝活动的次要角色,尽管他们有头衔,衣履挺括。

因此,圣马洛的庆祝活动具有寒碜的特点,夏多布里昂的巨大身影不得不忍受着“寒碜”的压抑。但庆祝活动的程序却很复杂。中午,所有的宾客要么穿着官方的制服,要么穿着黑色服装,从市政厅列队前往大教堂,在那里举行纪念弥撒。队伍从那里再前往夏多布里昂广场,广场上挤满了密集的人群。田野里敲响铜鼓,港口的大炮发出轰鸣。突然,盖住塑像的幕布在观众的掌声中滑落下来。这类庄严活动一成不变的仪式就是这样的。然后是接二连三的讲话。各种各样的人发言:有官员、代表、普通的宾客,不要忘了那三个院士和那个文学家协会主席。这些些可怜的讲话,用的是现成的句子,如雨般的话语在灿烂在阳光下震耳欲聋,声音单调。没有什

① 保尔·费瓦尔(1817—1887):法国作家,写作连载小说,作品有《魔鬼之子》(1846—1847)、《伦敦的秘密》(1848)、《驼背人》(1858)等。

② 库赞(1792—1867):法国哲学家、高师索邦学院的教授,当过教育大臣,引进黑格尔的哲学,著有《哲学史教程》(1828)等。

么值得一提的。大家以蹩脚的文体对夏多布里昂重复市井中流行的庸俗话语,没有增加一点新的综述,找不到一点真正令人激动的喊声。各人的讲话像演讲者一样,都是官方式的——我无法作出更加刻毒的批评。只有保尔·费瓦尔先生是用了心的,他念了一篇精心制作的稿子,就像一部引起轰动的小说的开头。这还没完,塑像还听取了一篇在圣马洛市于春天举行的竞赛中得过奖的颂诗的朗诵。最后,正当宾客重新返回市政厅,参加一个宴会时,人群散去。在市政厅,上饭后点心时,讲话重又开始。摆满桌子的拼盘、点心、甜点大获成功。有一样糕点代表夏多布里昂度过童年的贡堡;另一样糕点更加令人惊奇,是“大贝”岛的准确重现,顶端是作家的坟墓。多么令人折服的想象啊!用果仁糖做的“大贝”岛和用糖做的夏多布里昂的坟墓!这是温馨和奉承的顶点。但这是多么大的惨跌啊!野性和忧郁的勒内竟然落到热情的甜食商的手里!

此外,为了迎合百姓的乐趣,市政府组织了一次市集盛会。两万多好奇的人来自布列塔尼的五个省,他们当中有许多农民和工人,都穿着民族服装,这就使得人群五颜六色,非常好看。所有这些人一下午都看到两只气球鼓囊囊地升起,直到傍晚。也有夺彩竿和各种各样的游戏,都获得巨大成功。无论如何,我要起誓,夏多布里昂绝对没有想到,有朝一日他会受到气球、夺彩竿和露天打桌球的庆祝。末了,晚上,放传统烟火。这里,我承认,景象是壮观的。一艘国家的护卫舰“幼兽号”被照亮了,它的所有大炮不间断地开炮;有二十多只大渔船被威尼斯提灯照得通明,跳荡的火焰映亮了港口。在城市附近的高处,电灯光照白了地平线。黑夜迷人的纯净和温馨,大海慢慢地涨潮,就像温暖的夜晚显现的那种懒散。在这出彩的背景中,放烟火的人待在海堤的尽头,三个小时内不停地放烟火,羽状的星星似乎脱离蓝色的穹隆,如同一簇簇星球掉落到大海中。直到午夜,才放出最美妙的烟火。这是奇特的烟火,巨大的喷发,千百朵火花突然从浪涛中喷出,在天际广阔的圆弧中展开火样红的扇子。“大贝”岛在这片火海中黑黢黢的,好像显现在尊崇为神的强光下。新出现的一片片烟火更加有力地腾空而起,一次接一次地三次增大,犹如不断上升的防火墙,增高、伸展,像诗人高傲的形象,一时间充满了整个天空,几乎马上熄灭在黑夜里。然后,白日以回归到点燃火炬而结束。在被照亮的花岗岩城根周围,正当鼓声响起,伴随着人群最后的喧哗声,火炬的红光掠过去了。

我想象,大约在凌晨两点钟,当最后的灯光被海风吹灭时,“大贝”岛



2

美妙地处在重新笼罩着它的黑暗中。于是这个岛可以重新恢复它永恒的静思和荒野的平静,只受到海湾的鸟儿粗粝的叫声的摇荡,不再有官方的讲话,不再有小人物听着崇高的句子互相拥抱,尤其不再有夺彩竿,甚至不再有一直升到星空中的烟火。唯有远方的黑暗,这黑暗被灯塔孤独的灯光洞穿;唯有所有黑夜的平静,唯有一个个世纪持续下去的同样梦想。是的,对于岩礁和伟大的死者来说,这应该是好的,他不屑于人们的致敬,只愿听到大洋在他脚下永恒的欢呼。

夏多布里昂经历过本世纪最充实的生活之一。为了给他准确的评判,必须迅速概括他一生中的各种插曲。看到他怎样行动,就可以更好地洞悉他的意愿和他的智慧的缘由。

他是十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他的父亲于1753年娶了一个布德家的小姐,和她一起定居在圣马洛。看来这对夫妇的财产该是微薄的。夏多布里昂直至三岁都在普朗克尔村长大。当他回到圣马洛时,家里人差不多让他自己管自己,他自然而然一直跑到古堡和王家堡垒之间的海滩,沿着这片狭长的沙滩地带,城里所有的孩子都磨损了他们的短裤。他的命运确定了,他的父亲着意让他当王家海军。正如他自己在《墓畔回忆录》中所说的那样(我从这本书中借取了一些细节),对于一个预定过水手的艰苦生活的孩子来说,某些关于绘画、英语、水文地理和数学的概念,看来是过多了。他在圣马丁和贡堡的古堡中度过了童年,对他的姐姐吕西尔怀有深情。他最好的回忆始于这黑暗的、忧愁的地域,今日的旅游者仍然参观这个地方。稍后,他家里把他送到多尔中学。他非常懒散,家里人认为他智商不高,他在那儿感到巨大的工作能力和异乎寻常的记忆力在自己身上苏醒了。他炽烈的天才、对美的热爱、对责任的天主教情感,在阅读落到他手中的一本文笔并不精练的贺拉斯的作品和一本写得很差的《忏悔史》之后,突然向他显示出来。但是他直到很晚,在雷恩中学度过两年,又徒劳地到布雷斯特去等候获得海军准尉文凭之后才开始写作。他出于一时冲动回到贡堡,恢复了遐想和散步的生活,恢复了他早早出现的苦闷,这种苦闷他自己称之为“不可解释的绝望”。他重新看到他的姐姐吕西尔,她像

他一样好幻想和爱遐想。他们俩互相热爱，一起跑到大自然中。正是在这样一次漫步中，少女听到他陶醉地谈起孤独的魅力，便对他说：“你应该描绘出来。”我在这里援引夏多布里昂本人的话：“这个词给我显现了缪斯，一阵神圣的气息掠过我的身体。我开始吟咏出诗句，仿佛这是我的母语。在写散文之前很久，我都在写诗。德·封塔纳^①先生认为，我掌握了两种工具。”

然而，夏多布里昂声称过，他的意愿是从事教士职业。他发现自己身上有一种对女人的强烈需要，一种热烈的肉欲，一颗要献给邂逅的所有情妇的心，于是不得不放弃这个计划。当时他投身于最奇特的想象中。一天，他想到加拿大去开垦土地；另外一天，他谈到去西印度群岛，以便在该国的亲王部队中效力。人们派他到圣马洛，那里正准备给蓬迪舍里^②提供武器装备。但是他的父亲给他弄到了在纳瓦尔的团队中任准尉的证书，他终于出发到巴黎。从这时起，他的军旅生涯开始了。他被引见给国王，坐上宫廷的华丽马车，在他的一个姐姐家里认识了当时的才俊：帕尔尼、冉格奈、勒布伦、拉阿普^③。在参加了夺取巴士底狱的行动之后，他重新被这种梦想去远游的冒险心绪所折磨，出发到美洲去，充满了要找到著名的西北航线的雄心，这是当时的航海家一心想寻找的通路。他没有找到这条航线，但他从无人知晓的大自然带回一种画家的深深激情，一种对广阔天地的情感。他从摊在一个农庄桌上的一份英国报纸上得知路易十六被抓获的消息，这使他突然返回法国，又从法国马上出境，赶到科布伦茨^④，同亲王们的部队会合。但他认为，“流亡国外是件蠢事和发疯”——他已经是自由派正统主义者，稍后，人们非常严厉地评判他这种态度。他却在蒂永维尔^⑤附近发生的最新事件中受了伤，而且十分严重——一颗炮弹爆炸，炸伤了他的右腿。于是，对他来说，他开始了一段苦难时期，可怕的苦难时期。他受

① 德·封塔纳(1757—1821)：法国诗人、批评家，发表了论夏多布里昂的《批评随笔》。

② 蓬迪舍里：印度的自治区域，1674年由法国建立，1954年成为依附于印度的自治区域。

③ 帕尔尼(1753—1814)：法国诗人，著有《情诗》、《孤独的计划》等；冉格奈(1748—1816)：法国生物学家、历史学家；勒布伦(1739—1824)：法国政治家，曾被拿破仑选任为第三执政；拉阿普(1739—1803)：法国戏剧家、批评家，写作历史剧，另有《古今文学教程》(1799)等。

④ 科布伦茨：德国城市，位于莱茵河和摩泽尔河的汇合处。

⑤ 蒂永维尔：法国城市，摩泽尔的专区首府。



到发烧的折磨,拖着腿,躺在壕沟里奄奄一息,终于来到布鲁塞尔;他在这里又到了奥斯坦德^①,差点儿死掉;最后,他成功地坐船来到哲西岛^②,身体糟糕透了,以致在床上躺了四个月,不能动弹。他痊愈后来到英国,写了他的第一部书《论革命》,他在书中表明了当时十分先进的自由派观点。夏多布里昂一生的冒险阶段可以到此为止。他就要通过成功的大门,进入公众事务生活,采取一种天主教和保王派的高傲态度,终其一生再也不离开这种态度。

我遗漏了说,他回到法国后,在充满革命激情之际,即1792年3月的最后几天结了婚。我对他各种各样的爱情经历也闭口不谈。女人应该在他的一生中占据重要位置。他并不忠于自己的位置,从不抱怨,这种位置始终对他毫无影响。相反,他的母亲在临终时施以强大的作用,使他回到他一度远离的保王派和天主教。他知道她临终前表达的愿望。他想服从她。这是他自己所写的话:“我的信念从我的心中逸出。我哭泣了,我便有了信念。”由此产生《基督教真谛》,这首歌颂基督教的壮丽和温馨的诗歌,通过诗歌对信仰的召唤获得了巨大成功。这本书应运而生,就像必然到来的反动,它适应公众的需要。夏多布里昂可以回到法国,波拿巴当时是第一执政,盛情地接待他,不久派他到罗马,担任大使馆一秘。但他的外交生涯不长。他随即作为部长出发到瓦莱^③,这时,处决德·昂吉安公爵^④的消息使他递了辞呈。这个忠于历代正统国王的庄严行动产生了极大的震动。此后,面对屡战屡胜的拿破仑,他保持一种了不起的抗议态度。他是面对这个征服者时最敢于始终昂首挺胸的人。在整个第一帝国时期,他待在一边,勤奋写作,一本接一本发表作品,声誉日隆。他刚从《基督教真谛》中抽取出《阿达拉》这个插曲,得到读者热烈的欢迎。他已经思索写作《殉教者》,正是为了到实地去做笔记,他完成了到耶路撒冷的朝圣。这是一次艺术家的旅行,超过了作为虔诚者的旅行,而他在《从巴黎到耶路撒冷纪行》中,写出了叙述虔诚者的色彩绚丽的故事。回到法国后,他蛰居在奥尔奈附近的

① 奥斯坦德:比利时城市。

② 哲西岛:英吉利海峡最南面的岛,属于英国,离法国海岸只有二十公里。

③ 瓦莱:瑞士南部的村子,靠近莱蒙湖。

④ 德·昂吉安公爵(1771—1804):法国亲王,拿破仑怀疑他密谋,将他逮捕,随后枪决,引起欧洲各国的愤怒。

狼谷中。他住在一个乡间的小房子里,这是一个美好的隐修地,在那里他完成了《殉教者》,同时开始写作《墓畔回忆录》。他继续同拿破仑作斗争。他的一篇文章导致他先买下的《信使》杂志的被取缔。此外,他刚获得玛丽-约瑟夫·谢尼埃^①在科学院的席位,他在接受席位的致辞中非常明显地影射暴君,以致被传到警察厅长的办公室,不得不流亡到迪厄普。但必须承认,他要忍受的迫害并没有什么过于残暴的东西。这些迫害帮了他的忙,使他被人看做起了重大作用,他后来曾经希望在复辟时期也起这样的作用。

这里,我们到达夏多布里昂一生中最有特点的时期。当波旁王朝返回时,他以为他要成为不可或缺的人。他的政治命运似乎确定了,这是经过长期准备的、史无前例的政治命运。它的开端有极大的反响。他抛出著名的小册子:《论波拿巴和波旁王室》,为的是战胜神圣同盟的国王们的犹豫不决。路易十八对这位作者宣称,他的小册子胜过一支十万人的军队。但是他的得宠转瞬即逝,他很快成了可疑分子。他的第二本小册子《政治思考》透露了他的立宪观点,这是他从美国和英国汲取的对自由的热爱。此后,直至能够摆脱他,当局一直忍受他反抗的暴烈行为。复辟王朝后期,他被任命为法国贵族院议员,但当局让警察查封了他的著作:《根据宪章论君主政体》,国王的一道敕令把他从国务大臣中抹去了。作为基督教和保王派的英雄,他不得不出售自己的书和狼谷的产业。稍后,随着德卡兹^②内阁的垮台,他回到权力岗位上,先是担任驻柏林大使,然后是驻伦敦大使,参加了维罗那会议^③,最后作为外交大臣回到巴黎。在那儿,新的失宠等待着他。一天,他来到杜依勒里宫,人家交给他内阁总理、他的死敌维莱尔^④先生的一封信,信中以国王的名义几乎粗暴地免了他的职。夏多布里昂第

① 玛丽-约瑟夫·谢尼埃(1764—1811):法国作家、政治家,著有剧本《查理九世》(1788)、《诗集》(遗作,1844)等。

② 德卡兹(1780—1860):法国政治家,曾任警察厅厅长、路易十八的顾问,1818年至1820年任政府首脑。1830年后与路易·菲力普合作。

③ 维罗那会议:维罗那是意大利东北部城市,1822年10月至12月,神圣同盟的代表在此开会,会上确定由法国派军队去支持西班牙的斐迪南七世。

④ 维莱尔(1773—1854):法国政治家,1822年任内阁总理,通过赔偿贵族流亡十亿法郎的法令,并企图建立圣体会和限制报刊自由。

⑤ 德·马蒂尼亚克(1778—1832):法国政治家,1827年取代维莱尔,1828年至1829年为政府首脑,后被波利涅克取代。



二次转到自由派反对派一边。他在《辩论报》中继续倾向于自由一边的战斗,即使在查理十世上台以后,直到德·维莱尔先生垮台,让位于德·马蒂尼亚克^①先生那一天。于是他又成为驻罗马大使。但是1830年来临了,他的政治生涯结束了,就像受到不可预见的障碍的阻挡。没有任何重大的行动显示他的政治生涯堪称杰出,隔开一段时间,它显得平庸、狭隘,与他不相称。我将尽力解释这个大失败的原因。

1830年以后,夏多布里昂回到个人生活中。他的处境的厄运决定了他不能为他出过力的政府效劳。他跑到瑞士,又返回巴黎,当旺岱发生叛乱时^②,他一时感到不安。他对垮台的王权保持不可动摇的忠诚。他从来不显得更加具有贵族精神。他好几次去拜见德·尚博尔伯爵^③。他在雷卡米埃夫人^④的温馨友谊中变老了。1848年7月4日,他八十岁时,正当革命动乱轰轰烈烈地展开,死神终于来袭击他了。《墓畔回忆录》的发表如同一声炸雷。在这个信仰者的坟上,伫立着一个失意的怀疑论者的形象。正统王权的英勇保卫者只不过是一个骑士首脑,他为坚持起过誓的信仰而战斗,却无法说服自己,他所捍卫的事业是最好的事业。

出于我的研究的需要,对夏多布里昂的生平的介绍就是这样简略。正如我说过,任何人的生平都没有这样充实。他曾经是文坛之王,在半个世纪中参与过他的国家的事务。这个崇高的形象今天在我们看来怎么会缩小和消失呢?没有一个先辈的名字还这样如雷贯耳,而新的一代对他却关心得这样少。人们有时说起他,但是不再看他的作品。他的著作装帧精美,只用来装饰图书室。他的行动和话语之上堆积起灰尘。只有文人和干这行当的人还有兴趣在他写得最好的篇章中寻找现代文学的源泉;至于读者群,兴趣早就在别的地方了。三十岁的人在夏多布里昂的作品中看过的东西,都是在中学里、下雨天、不能去散步时、老师让学生到校图书馆借阅几本好书的情况下阅读的。我要问,经过那么多的激情以后,如此冷漠是怎么发生的?这正是我要尽量回答的。这里有着我们的政治和文学艺术有趣的一页。往昔能解释现在。

① 1793年3月,流亡贵族纠集了四万人,在布列塔尼的旺岱发动叛乱,后被共和军镇压下去。

② 德·尚博尔伯爵(1820—1883):波旁王室长支的最后代表、贝利公爵的遗腹子,由昂古莱姆公爵夫人抚养。

③ 雷卡米埃夫人(1777—1849):她的沙龙聚集了拿破仑的反对派,她与安倍、贡斯当、夏多布里昂关系密切。

有人告诉我,圣马洛的纪念活动是由保王党人组织的,他们想把这次纪念搞成一次盛大的政治和宗教的活动。他们简单地把纪念夏多布里昂当成一个战胜共和国和自由思想的手段。对群众来说,这个手段可能是好的,但是在一切了解这位著名作家的人看来,这种手段却是平庸的。保王派强烈感到了他们的盛大活动势单力薄的一面,于是避而不谈《墓畔回忆录》,人们徒劳地在官方讲话和塑像的底座上寻找这部著作的书名。事实是,夏多布里昂曾是王权掘墓人和天主教的最后一个行吟诗人。

据我看,尽管这种看法可能引起喧嚣声,这个人的一生毕竟是失败的一生。他生得太早或太晚。他降生时正值一个社会崩溃,而未来的社会刚刚成形。如果他是在致力于未来的坚韧斗争中长大,他还能发展自己罕见的品质。可是他出生的厄运把他置于过去的营垒中,把他固定于一种光荣而徒劳的忠诚。糟糕的是,本世纪的精神触及他,他不由自主地睁开眼睛,他的智慧不能拒绝从地平线上升起的巨大光芒。由此而产生他一生的摇摆不定和前后不一。似乎他的翅膀被切断了,他无法飞往光明。自由吸引着他,但是他与绝对权力的捍卫者的岗位连接在一起。倘若人们从他身上的二重性的角度去观察他,可以看到在他的每一个行动中透露出一个信息。在《论革命》中,他以自由的呼喊开始,而以《墓畔回忆录》结尾,这部书是一份怀疑一切的遗嘱;在这两部著作之间,他发表的所有作品:《基督教真谛》、《从巴黎到耶路撒冷纪行》、《殉教者》,都处于动摇、沮丧、被扼杀的状态中。在他政治家的生涯里,情况还要糟糕——这个正统派却是最热烈的自由派,而这个自由派一旦获得自由,却要拒绝自由。他三次受到波旁王室的打击,为他们忍受迫害和流亡,他为他们效劳,过不了几个月便要变成他们的怀疑对象,受到他们的比波拿巴更残酷的对待。直至后来,当他返回到个人生活时,他才被允许居留不动。骑士般的耿直、忠诚和高傲,这些品质他一直保持到死,身上不断带着创伤。此后,人们明白,他的自由精神被链条紧紧捆住,他却骄傲地拖着这链条。他在禁闭自己的狭窄监狱里可怜地活动着。失败是彻底的、无可挽回的。对未来失去信念,不断地从他自由派的本能被掷向他作为忠实子民的角色,他只能做出一些小业绩,他日复一日淹没在喧嚣和争吵的深渊中。说白了,他表现出的是一个平庸



的政治家。

今日的正统派并不企图让历史说谎。夏多布里昂没有整个儿属于他们。写出下列文字的人,还可以为王权战斗,但是不再相信它的胜利。

“欧洲在奔往民主。法国难道不会是一个受到国王阻遏的共和国吗?成长起来的各国人民不再是侍从;亲王们有过侍从组成的贵族卫队;今日,到达成年的各民族认为不再需要监护人。从大卫直到我们的时代,国王是命定的;如今似乎轮到各个国家是这样……

“社会变动的预兆层出不穷。人们徒劳地企图重建一个政党,为独裁者的绝对政府效力:这个政府的基本原则根本恢复不了。人们像这些原则一样改变了……

“但是,毕竟必须前进。一国人民的生活中,三年、四年、二十年算得了什么?旧社会随着产生它的政治而灭亡。在罗马,人的统治通过恺撒改为法律的统治。人们从共和国转到帝国。今日革命归结为相反的方向:法律推翻了人;人们从王权过渡到共和国。人民的世纪到来了。”

这些摘自《墓畔回忆录》的引文是说得很明确的。不过,当这部回忆录发表时,出现了愤怒的长久喊声。整个保王派高喊的是背叛。我在德·布罗格利先生的一篇文章中看到这种严厉的评判:“正是夏多布里昂本人觉得,有必要让我们了解,是多么庸俗的虚荣心掀起的风暴,在他内心扰乱了勒内忧郁的灵魂;正是他负责宣布,他失去信念,移居国外,就是说,他拿起武器反对他的国家,却不提出骑士对王权信念的辩白。”德·布罗格利先生在文中还是掺杂了一些谨慎,其他人就完全表现得残酷无情了。此后,夏多布里昂的《回忆录》受到各个党派的否定。共和派不能把他算作他们的一分子;保王派大声地和他断绝关系,直到我们这样混乱的时代,他们才想到再需要他,把他看做一面旗帜。他茕茕孑立,保持他怀疑论的坦率,对任何人都没有用,像一个复杂的和危险的人物那样被抛弃,哪个党都从他身上抽取不出有用的东西。这里已经有着在他周围突然出现的沉默的第一种解释。人们把他打发到阁楼,他就像一把双刃剑,在现代的大规模战斗中没有人敢于运用他。

但是,除了这非常实际的被遗忘的原因以外,还存在一种更为深刻的原因,这出之于夏多布里昂本人的个性,如同我尽力准确地描绘的那样。过渡性的人物必然受到失败的打击,如果他们成功地使他们的时代充满了呼声,他们就会整个儿随着他们的一代人被席卷而去,从他们一生徒劳